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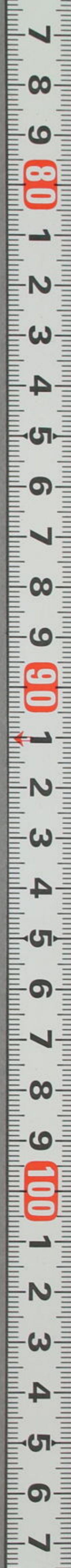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

口 13
2584
10止



仁18
2584
10-10

韓子解詁卷之十九

顯學第五十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靜昇氏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五蠹

舊刊有第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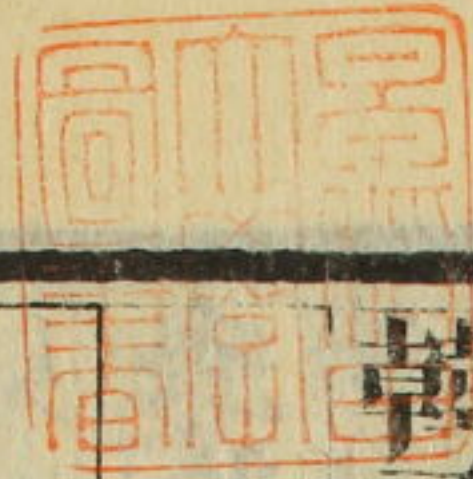
原注揚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恠竒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通扁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揚升庵外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而多波肆而藏骨故論竒又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說難狐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五蠹

一

原卷九
舊刊有第九字



上古之世也。太古人民以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亦甚，最大者為蟒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

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椽蠡兮。注：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椽巢，引韓子無有字構作構，以避以下作以，釋居天

下号曰民食果蔬。殖傳：總之，楚越之地，果陷羸蛤，不待賈而有巢氏。

足地理志：隋作窠，以此推彼，隋窠並合作蔬。正義注：誤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樹木之實，食羸蠅之肉，時多疾病，毒

傷之蚌蛤。蚌文：選注引此。腥臊惡臭。蛤刺也。腥，外而有血，臊，乾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臭也。臭，既敗而味臭也。

而傷害腹胃。山云：腹當作腸，解老：民多疾病有以上十字。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

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燠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燧人氏。選注：脫而民悅。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絕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

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謂之病，恐管子為謬。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准上文曰：燧人氏之使王天下，號之。

可變革，非子矣。謂事曰道，可謂誤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不法常行。讀必論時世，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

耕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評林修古
猶上古也
修長人也

見孟子

為宋國笑御覽引此十一字單作宋人笑之○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

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

人舊刊作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思王選都與覽乾元之兆城字本物乎上世給

混池而未全與禽獸無別極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洽今人有

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說皆切

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司馬遷傳注屋蓋曰茨以茅覆

屋采椽不斲史記徐注櫛櫛桑之食索隱桑稜也櫛櫛粟飯也

糲糲之飯上啓注同藜藿之羹冬日麋裘史記麋鹿夏日葛衣

雖監門之服役監門抱關守門者不虧於此矣讚言不險

皇紀勵作毅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史正義爾

李斯傳同肅初洽又耒耕木之曲木耜耕田股無脰舊刊作股史莊

肅以起土者倡而行之以為民先也股無脰注膚蟲皮也莊

子也脰不生毛肅相而九雜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親自操

肉也如此山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雖臣虜之勞不

苦於此矣史記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山潘云當依

下文說天子對監門是去監門之養奉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故陳本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稱美曰多言今之縣令一日身

及子孫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媿臘而相遺

以水飲風俗也又曰嘗新始殺也媿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臘音樓飲食祭也

甲寅

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橐旅行資也上橐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答客難時異事

按世作時唐人避太宗諱世民也古者太王當作文王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犬馬珠玉也徐偃王徐偃

今人表作徐隱王荀子注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号

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二十國修發訓劉氏外紀皆同史

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寶濟

歲之春幼弟不饒原曰注幼弟可饒歲之秋饒歲刊作疏客必

食疏遠之客非疏骨肉愛過客也訪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

入非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

漢書

物本中

世異則事異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花云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書曰舞于羽千兩階也共工之戰右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下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注未詳又秦策載之注此游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氏傳太昊氏沒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勾童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工生噎鳴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帝先帝生玄玄氏玄氏乞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官則豈是次鐵鉅距者及乎敵矢及君衣及至也八說注鍊鉅鎡甲不堅者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鏡中古以革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三句說破古之事勢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此言之謂也評林誤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故用仁智僅至此非子失權也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也猶無轡策而御驛馬言不可制也說文驛突也正此不知之患也急發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視舊刊作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罷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舉平甸人公素服聞死刑之報論囚曰報君為流涕君為流涕馬流涕此

所舉先王也禮舉稱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篇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舊刊無下文字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父資其嚴君舊刊無雖厚愛舊刊有奚遽不亂如荀子豈

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二柄篇曰注效顯非恐脫以為治也林評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令法勝仁也且民者固服

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明顯著也批本且民者固服

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

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

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南面君國

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顧友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君人

之勢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六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而務行仁義則可以

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原曰注

即義通此必不得之數也讀言必不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其惡夫以父

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顯學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故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為善也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

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喻者峭也樓季魏文侯之弟

也峭作峭同索隱峻也高也評林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讀羊也增裴注牂羊

易牧者夷也夷平也山云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夫世之陵遲亦久焉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

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猶舍也說山

汗泥之中雖汗者不釋鑠金百鎰索隱鑠美也凌雅隆云新鎔之金圓

鍊鏐則益精好猶孟子兼金注鍊銷也說文銷鏐金也案金經

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樂盜跖不掇周南毛傳掇拾原曰

而不掇言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或云手不掇百

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專一而而固使民知之堅固故明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七

諸本脫明字今從只彙補之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助賞之所毀
 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以以字刊無
 本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
 以其耕作也賞之力作者而以其家業也家當作稼不知以
 其不収也言不見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収用也隱逸之士
 太公望斬華士今却赦彼以游民藉以其犯禁也以其犯禁也也字
 許巢笑傲山澤是似高其避世之能也以其犯禁也毀譽賞罰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劇孟赦而不斬毀譽賞罰
 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旧刊作
 被侵必攻者庶也原曰注世謂之知友被辱知識交隨仇者
 貞也庶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私鬪熾而人主尊貞庶

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程當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
 兵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特俠傳引俠以武犯
 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作
 曰諸語之訛評林謂后儒之為先王者以文學取取用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狐憤篇以私劍窮之故法之所非非與誅對八經非
 當作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
 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雖有十黃帝不能
 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有直躬莊子直躬證父記論訓直躬其

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曰氏春秋當務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謁告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法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曰報讀聞其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下莊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而加之以是觀之夫父之

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

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總收上二段而人王兼舉

匹夫之行舉稱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言不可古者蒼

頡之作書也呂氏春秋蒼頡作書本經訓注蒼頡始視鳥迹

又自蒼頡制字說起無中生

公音聞朕增集氏筆乘引鄭際六書韓子同自當為十三字

者一也注黃帝史官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同文舉要別作

非古本環作管謂私古文作八皆也說文公平兮也从

義也於象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

察之愚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

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文學習則為明師為

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

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則國必亂王必

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旧刊無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人主高慈惠之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九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厲同吳注利兵也而美薦紳之飾富國

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

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舉儒俠戰

服事者簡其業謂軍事也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

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梁

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寒者易為衣也茅夫治世

之美者短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寒者易為衣也茅夫治世

知評作上

婦所明知者不用按中庸夫婦之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

友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

不欺之士舊刊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

交無富貴舊刊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

明術之所燭也照也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弒逆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待恐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白數

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謂官多而人不足官則治者寡

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也一專固術固守術

素固恐當作因或用字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陳本官無姦詐矣

令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理之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璠云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舊刊責作貴是以天下之眾

其談言者字論下文談言可証勢為辦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舉稱引必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山云歸

於弱此五字無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令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齊策可為

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孫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披甲者少也作披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

無用故民盡效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條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為也言人皆下務耕戰而以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評林後流禍李斯而無私劍之捍舊刊捍从木誤荀

悍通以斬首或曰恐為勇是以字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黨
曰刊作豐通用隙也增韓策今疆國將有帝王超五帝侔三
之豐阮瑀代曹公書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王者必此法也令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稱惡當以待疆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從則有仇讐之患而
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曰刊作強非以攻一疆也蘇秦合六國以攻秦類
而衡者事一疆以攻眾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版圖請降效璽印璽也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下國據地
必改

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崔白國削當作國小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
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
而伐大則失天下也六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
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夫恐多未必
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疆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疆則以勢權市
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說客自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
得利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
之迂評云旧聽說旧刊有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則
行於其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當作十變

而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贈繳之說而傲倖其
後讀言虛言以射利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於舊刊作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
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實外謂合從連衡之類大可以王小
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疆則當作能
攻人者也當有而字治則不可攻也治疆不可責於外舊刊
未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則不
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疆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言所資者大易為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評林衛作
逐屬上句
非
評
急對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尹闕攻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
死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策誠可強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恐脫兵字於堅城之下淮南侯傳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注頓弊之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注壞也管子頓戟一
戰頓與鈍同賈誼傳芒又不頓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
弊世家頓又接兵正義頓又築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裁計
壘壁也山云頓與屯舍之屯同非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三

其則作
以訛
其則作
以訛

強敵乘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其破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其破也
也謂由繼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
振也振救也民之故計讀猶言常計也故皆就安利皆避危窮
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
而必汗馬之勞汗馬之勞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詭使士卒之逃事休匿附
者萬數故事私門而完解舍恐有脫誤解解同評林解舍官
無居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二司庶府莫不各有治增全
解舍言復除必按說疑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管子上
彌殘苛而解舍完則遠戰離行也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
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其則作
以訛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舊刊迂評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
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讀云趣本務而外末作評林彙編今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
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茲貨財賈舊刊作茲得用於市
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出舉取足倍農耕之利一云倍而
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
也高價之民言買爵者也高當作商廣絕交是故亂國之俗
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之民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盛容服而
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舊刊二其言古者為
當作偽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四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象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

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人人罪

者也五官之禁豈此耶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涕靡

之財評林謂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

曰至此說出五蠹名曰揚升菴曰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結出五蠹文陣雄整殆不可撼也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恠矣

友言總顯學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

原法真說南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

虛談不可用○張榜曰極其豁達從橫

此不可下筆陳深曰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

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習襟開瀾國事透徹如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孔子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自孔子之歿也源遠

益有子張之儒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按有子思之儒藝

志子思二十三篇名似孔子孫有顏氏之儒顏有孟氏之儒

為魯繆公師或曰子思原憲字有漆雕氏之儒漆

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有仲梁氏之儒仲

藝文志漆雕子十三有仲梁氏之儒諸本作仲良今從陳本

篇孔子弟子漆雕開有仲梁氏之儒古今人表仲梁子叙樂

正子孔察間恐孟子弟子五車韻瑞引此作仲弓即冉有孫

雍字孔子弟子古令人表載仲弓為上中等人猶顏閔有孫

氏之儒恐脫公字藝文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

弟子太平御覽引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 十五

刊本陶淵明
集載甚多
一本有道
儒作以道
居

指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
樂正子孟子弟子古
今人表為中上人
自墨子之友也

有相里氏之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
方之墨者皆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
有相夫氏

之墨
一作祖夫鳳卿曰
藝文志胡非子三篇注
胡非氏以形似誤
有鄧陵氏之

墨故孔墨之後儒
今為八墨離為三
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
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

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
居環堵之室
筆門圭竇
夔嵬緇樞

併日而食有道之儒者
子思氏之所行也
衣冠中動作順大

讓如慢小讓如侈者
子張氏之所行也
顏氏傳詩為道為道

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
為疏通致遠之儒
漆雕氏傳禮為道

為恭儉莊敬之儒
仲梁氏傳樂為道
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
為屬辭比事之儒
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
不尊於名不以

枝於眾此宋研尹文之墨
表褐為衣跣履為服
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俱誦墨經而皆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
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辯
相應此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孔墨不可復生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陳本評林無後字
林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
孔子墨

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空談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誠猶真也言空談
無據不可用也
殷周七百餘歲

千有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
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山璠云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
古學湮滅無所參考
憑信必其成述者自用之意也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不能籌度而信甲之而取
據於他人者飾詐之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
無參驗不能必
愚誣之學雜作
襍友之行讀或半法堯舜半雜

下文明至弗受也
不聽用也
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
太平御覽作
執喪下同
三月世主
舊刊評林脫
主字品景有
以為儉而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儒者破家而葬債子

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据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

存痛之極形世王以為孝而禮之禮者寵而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戾侈儉俱在

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增不色撓顏色

逃趙岐云人刺其目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

友而曲則雖賤人尚懼避之若夫自反而不曲則雖尊貴無

謂子讓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注緒直也世王以為廣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設

隨說和以取不隨仇評林云不念日惡也屬脚按謂不追隨

不羞固圍不耻在繼繼之中非見侮不辱莊子宋榮子猶

然笑之圓云荀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

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不為辱則鬪矣注宋鉞宋

子八音刑又胡冷反孟子作宋輕與鉞同口莖反漢志宋

息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發禁暴

也世王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廣將非宋榮之恕也是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廣為是則專暴者非宜取其

而人主兼禮之諺矣故諸子橫議今寬廣怨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舊刊學作辭据雜反之辭爭評林

爭道而馳之爭今按爭競也而人王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

常議舊刊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水炭見家語致思寒暑不兼時而

至雜父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荀子注言

使同者異異者同也或曰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安得無

亂乎言人主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

矣聽言既不辨其雜謬而措之治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令夫與人相

善也牛子章云善等之誤讀就無豐年愛人之利而獨以完

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竹木

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

非儉則力也評林無豐年之可以多稔无富人之可以旁藉

而獨能生殖富完自給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墮陳深曰設侈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

是棄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評林危不處軍旅評林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天下而利天下

世王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王貴其智能避危難

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

易民歎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祿以募民歎也增案詭使夫陳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歟而重殉上事

不可得也藏書集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趙本有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八

深一得

地稅

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山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舊刊作明古通讀言勵立
節操參以名譽不為人所執操不侵確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之以劍報之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
黨自好者不為注自喜好名者也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
 闢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闢舊刊毋無不可得
 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曹勇敢之七也○總結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曹之士養下用下
並無者字○此四句一掃大意且夫人王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

官而用其身舊刊官而作而官評林其言之當理而若非其
 言空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譏察也察諸幾微如關譏不征之譏增山璠云期同左傳易幾而
 與處久今與舊刊補久字而行不稱其貌家語子羽有君
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宰予之辭雅而文也閏雅
惡孔子以為材薄也蓋傳聞誤文章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嗚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眩
 也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史記其孟卯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初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括軍四十萬於長平田川平作羊謀趙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二

者任辨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絕書薛燭曰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傷

呂氏春秋相劍者論劍色黃白堅物區冶不能以必劍評林言雖區冶善劍不

覽其訓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法區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命

趙人善冶劍工也區音謳字又作歐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下將越有歐冶斷駒

馬趙策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云又見韓策荀子強國則滅獲不疑鈍利而辨也疑鈍問恐

脫於字下發齒吻形容讀觀馬必啓其口視其齒增一本形

下文可例太平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申就駕而

觀其末塗讀末塗謂馬疲之時則滅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

辭言子羽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於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先試之州郡守令

廟堂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

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象人木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磬石不生粟不毛象人不可使

拒敵也諸本脫石字喻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當作官商讀

官者亦不耕舊刊作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猶言同

任昉代齊明帝表毀譽一貫注莊子老聃儒俠毋軍勞顯而

榮者增合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空言無夫禍知磬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

官商謂以
技工受俸

石非不大數

脫於字下
上文比服下
脫而字餘數

象人禍知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庸入貢而臣評林言

以服必為關內之侯必為關內之侯魏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

內而萬乘之王秦策作韓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評林

足以服人也魏策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

妾身執禽而隨諸御鮑注禽鳥小費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圓

謂秦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評林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格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而慈母

有敗子增呂子家宮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吾以此知威勢

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恩不如威之喻陳深

世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什字見孟子奉吾之法而為善者至少也用人不

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

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迂評論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雖有不恃隱括

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山云多上有字鳳良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評林賞罰不用而明王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旧注適然而行必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九 二十一

不恃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

增為字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深曰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

謂之不能然增句謂疑說誤則是論也增言說之而不能如其言也言以性命之說相論耳無益

于事必論性命之不可如何者夫論性也陳本脫十三字增謂此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旧刊無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

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御覽引韓子曰如脂粉則模毋

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謂成功

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旧刊作千歲下同若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讀聒誤增說文聒謹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賞罰法度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讀邪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增剔為

或曰欲字衍

或曰剔剔扶也剔宜聲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二

迂評脫益

迂評別上有而

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鬚音替，剃髮也。不剃髮，則氣結，故不擗。擗，則浸益。原注：謂致腹痛，原注：首病不治，則如痛也。不擗，則浸益。

而潰之，披鬪也。鳳，卿案。正字通，擗，副，擗，通。韓非顯學篇：嬰兒不別頭，則腹痛。不擗，則寢益。注：擗，也。案：諸韻書，日本皆當擗，別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

擗，即俗副字。韓子雖加手，改你擗，不必信從。○吳任臣云：擗，數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增擗，注：擗，或古字通。周禮：鬪，擗，注：謂披礫，牲也。注：威，恐，滅，誤。字云：披，擗，倒，關，君，長，云：披，一，作，破，字，典，引，此，注，云：擗，癰，也。當擗，別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案：浸，益，也。別，首，擗，癰，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

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別首，擗，癰，者，小苦而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

日尾石 舊之誤 有人字

所以禽虜也。禽，擒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舊刊作知，聖哲，通明也。

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灑河而民聚，尾石。原注：欲以擊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皆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

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與吾其與之。山曰：此論又見呂氏樂成。

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孫鑛曰：不尚儒，兩意俱有。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々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喻中，有譬喻，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顯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今六截亦是
冰到渠成未是篇注
景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

五十一
五字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制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令第五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頭校

忠孝

舊刊有第五十一字

原注是篇貶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
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
遺孽讀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
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別具隻眼評
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之珠矣鳳卿案貶駁歷聖
警策世主此是老禪罵佛罵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忘
也實

許林臣
下有
也今
脫所
賢臣
能明
碎治
職以
其君
也十
字八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
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一篇大旨悉在此三句餘刪之可此篇恐後人贗作皆以堯舜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及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
其君舜受禪為君則堯為之臣湯武為人臣舊刊脫為字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
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而天下譽
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懸赤旆而天下譽
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
畜養也詳林云畜止也非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湯武大謬此明君
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位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教之道也父子之道也臣之所聞
臣非自謂也陳深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
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是即堯舜明王
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
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簡公
弑於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罕子宋姓詩必宋之子左
田常戴氏傳右師將不利戴氏注樂氏戴族評
林宋君之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賢亦非真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意記曰
見孟子所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二原注造愁自也孔子
丘蒙所新刊韓非子解詁

王商通

評林
下也字

評林
下句

評林
下句

評林
下句

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孟子既辨其非孔子之言言於

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增墨子孔丘與其門弟子問坐曰夫

舜見瞽瞍就焉此時天下岌岌乎就慄同楚策汙明慄焉吳注

不安負莊子許由曰殆哉岌乎天下顏闔

曰殆哉岌乎仲尼趙岐云岌岌不安負

而有道者父固不得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得刊脫

所以欲其有舊刊作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

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

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必

為臣所奪也為父為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

耳豈得利哉焉置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

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不願執退而不為家錄

則不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日夫進不臣君退不

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

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增殺之放父

殺弟不可謂仁此戰國矣傳侯義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

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或曰信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

其父妾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費誓臣妾逋逃孔傳男曰臣女

尚云太上未建上皇之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

號故戰國有此誣論

絕嗣而外矯於君矯直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指關龍逢流於
 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偏刊偏而
 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當世之所為謂烈士者雖
 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莊子列臣以
 為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
 出於無用者數術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
 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
 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
 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
 競取父之家也非孝子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曰其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生財以養子孫
 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厚
 字恐是誹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非
 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刊知上補入字看舊而非其君者天下賢
 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闕
 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
 史記始皇廿六年黔首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注云
 黔亦鷲黑也鳳卿案始皇十四年韓非入秦遇害而黔首之
 名立在此非歟後十餘年則此篇為後人實實愧容蠢愚原曰注
 作無疑猶昔子載西施之類並其破綻愧容蠢愚愧容蠢愚原曰注
 自讀眼勉密勿文莫皆同注非增莊子愧乎忘其言也密々
 見說林上愧密蓋無心不曉事之負如慎密之密禮記哀公
 曰寡人蠢愚冥煩蠢蠢山云子曰審分夫說以智通而故
 實以愚愧靈樞本神志意愧亂智慮去身音釋曰愧音悶故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訥智慧。評林儼薄訥不通也。智慧小術也。增儼訥巧慧細察之義。

荀子鄉曲之儼子。法方言儼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小術也。淮南王傳為中訥。長安徐注。訥同候。米察也。欲自用

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

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

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不以為天下為意。讓之而不受也。

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為樂受之而不辭。

也。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歿者。盜跖是也。此

三者殆物也。讀危車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舊刊作為

量。法度賞罰。為中人設。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為中人設。教

物。妖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當作上。謂許由之類。之士不可以賞

迂評一
句讀

勸也。天下太平。當作下。大下之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

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

矣。故世臣。舊刊作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衍侯字。言從者

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

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

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

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舊刊有第五十二字。

篇內大臣左右。迺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

亦賈
作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近習大威也舊刊

親也至擅權勢而輕重者而弱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輕重邦典有度滿此二者不

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

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文也大貴則得威左右擅

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

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舊刊使虎豹失其爪牙

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

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

迂評作今夫

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歿國亡宋君為子罕所殺齊簡公

為田常所弑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齊簡之過也並舉國名謚古文不拘如

此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賢與當途之

臣權臣不相容也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

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

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管子也管子上下

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

秦策極身毋一盡公不還私還讀為環注還反顧也恐誤荀

子不還私不反君亦爾又云比周以環主左右近習朋黨比

周周以制疏遠外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

論裁得其議論以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之士陳深曰

制當作

也 考稱

屬數 之屬

因人 字例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也蒙犯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刊
 作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
 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
 宦之士原注遊焉得無掩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屬屬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舊刊作知狐憤同聽用之而聽之入因與
 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
 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薄疑之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吳世家賜子胥屬鏹之劍
正義屬音燭鏹乃于及圓謂屬注通用鏹縷假借注此三子
縷毒淬之劍血注一縷則人立死也評林俱見前
 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
 不察賢智之言而蔽舊刊有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
 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
 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舊刊有第
五十三字

原注通篇綜核之語極極極惟別是一局而陳醉戰國
偽書多類此孫鑛曰瑣語體精於八經劣於揚權陳深
曰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辟也危側趣
詭不欲人人知之者讀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飭令則法不遷讀言法度一定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讀善言仁義之言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

言讀多虛行法曲斷讀斷決委以五里斷者王原注法必參

斷之速也斷謂定其罪也曰注能參以九里斷者疆舊刊既

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宿治者削原注宿治停閣不斷也舊注以

武七十里百里如湯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

末謂商賈農民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必以其力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也出猶言買如握粟

所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震增震勵也山

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潔蓋本于此則震增震勵也山

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原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

三寸之管而無當天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

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鳳卿曰威其國無

敵國原本陳本無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有者

塞增見者謂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及中庸不變塞焉注塞

猶實也鳳卿曰塞限也謂君者必謹省已奏君者必謹不

言此謂以智出治舊刊出以言去言或曰去以功與爵者也

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

不攻必當當下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言雖小事不敢毀

動干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功效取官爵廷雖有辟言僻議不得於不

得以相干也議非在其位不是謂以數治數法也以力攻者勇戰

也謂虛談也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謂虛談也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其能勝其害當係輕

其任而道壞莫增合作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用之

篇作兼官之責物氏謂負乘本易不得文義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

明民大制使人是或云明使下文云重刑故莫訟原注怨惡平

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原注任用專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

賞罰明故不爭也此謂易攻讀為行文鳳卿曰重刑以賞上愛民民

效賞多賞輕刑原注輕上不愛民民不效賞利出一空者賞

罰出由君原注空音孔際也利由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

二際則分矣二空其兵半用利出一空者則政多門矣民不

守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出三

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也又案唐柳芳論氏族事曰管仲曰

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

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

心此出二孔也故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只卿有與政家有競

出三孔也故弱階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

政煩於上入亂於下重刑明民遠信於民也法度大制使人

則上利讀言重其刑明喻於民大其行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來皆原注刑重則罪之輕重此謂以刑去刑罪重

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原注刑輕多犯政事生增此謂以刑致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心度 九

刑其國必削

心度

旧刊有第五十四字。據古法，競于

此篇謂嚴刑也。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無功者以姦受利，蓋民刑勝而民靜

謂嚴刑峻法者必使民靜寧也。賞繁而姦生，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

功，嚴刑則民親法。言安於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言服民心於戰也。

禁先其本者治。或云禁先倒，厚兵戰其心者勝。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生刑開脫故治民者四字

山世璠曰：蜀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兵戰為下，未引韓子文。聖人之治民也，先治

者，疆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商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疆不

能用。四者，持大國之所以疆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明王操賞罰，法度則上重，國民治。故法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旧刊首作自，謂所由生。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上下之情不通。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

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幾期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迂評無也字

致

國猶用也

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省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
 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
 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疆疆
 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開民以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治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
 而治立者削治也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
 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力以事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
 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閉外謂不使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施及天下王業成矣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八大矣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

迂評作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十九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刑則必嚴
 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
 失事實且夫效力者謂致力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效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

刑罰上掌好惡賞功罰罪以御民力御治事實不宜失矣

曰宜失也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也言惟為善而不知秉法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

宜務分刑賞為急原注分別功罪也察欲治其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有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別也原注分有時日持賞作獨以異為分

并子章云誤以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獨分也

原注獨斷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言賞

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

為務善以字例置與商鞅之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關通也通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闕意謂相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蓋里蓋與闕禁尚有連於已

者連連坐也增尚賞省文不告姦理不得不字相關闕誤掩

其身不違掩人罪也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闕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原注民互相告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誅如此則姦類發矣發姦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任保也同里相保夫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不任人是以前術之國不用譽山云當

因誤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弗能留禁者通留禦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虛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

法度曰畸功循約謂畸功之脩飭過形之刑通用作言者難

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原注貳疑貳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

功也臣過之難見謂奸臣過度不可者失根也海保窟曰畸

可刑也過形失根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循理不見虛

功功之無度情詭乎姦根原注虛功難知姦根則二者安得

無而失也原注兩失謂是以虛虛名之上增立名於內而

談者說客為畧於外原注姦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徒

也屬俗而容乎世俗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

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當作貳原注功故實有所

不字至而理失其量原注量稱量之法量之失非法使然也

法定而任慧也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姦

慧則巧佞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注不得其情

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十三

韓非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
史記秦策李斯傳子
慎論於總評中
王應麟解詁桓譚新論
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迂評采史記秦策李斯傳子
慎論於總評中
王應麟解詁桓譚新論
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督責之術條移二蘇楊
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師曾參定說難孔鮒答武臣辯
王應麟解詁桓譚新論
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弔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取舊注煩重多誤謬今為刪落更
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
學得知古文步驟
而參說難篇異同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謂申商之學漢是
錯傳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刑形古通主道篇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揚
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
孫鞅為法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語詳末局

而善著書

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論文應著書
後

死于李斯先，非見韓之削劫，數以書諫韓王。名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之

執契，操契也。見外儲說左下及韓策。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

論文五句。又舉浮滯之蠹，蠹五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論文述

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與

術，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

孤憤等序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說難曰：凡說之難，論文應著書欲

以說之難也。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以自主，故猶非難。論文劈頭出三比，先作一掉，迂評舉

二難，作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折義所說

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論文此所說出於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折義見我折節求賢，止遇卑陋賤辱之士，此不可以所說出

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折義見彼無心於世務，而迂濶不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一二○這一種人比前二種更

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

變此之不可不知也

折義結上文論文點知字作一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得着的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折義

而暴其惡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人不可以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折義交淺言深不能見功適以取罪夫貴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奪人之功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論文他作也故字屬下誤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

嫌於破人之私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謂

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大拂入意所以取怨○已上身危六

段即下文所云甚者為戮之意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

長或短或散或排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折義論尊貴之短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折義論卑賤之長似嫌於陰賣官爵論其所愛則以

為借資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齊威王之類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折義

說秦先以帝王道試之之類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折義鄙其過恭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折

病其過縱○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折義又總結其難論文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折義飾糞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

說之心而分折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彼自知

其計折義智同論文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

敵怒之折義有敵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

概所以平斗斛猶俗言兜頭一蓋也○三句皆云飾敬滅醜

心邪徐廣曰一作灑音同索隱曰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併所同者有與同失者則飾

其無失也折義併所同者亦減其所醜五句又進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起乃後申折義其辨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入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

之難以有所申知盡之難也折義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

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

篇首橫伏能盡句來言非敢能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

時為難也論文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深言為

浴而言信矣此一段方正說以下又以譬喻作奇峯伊尹為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上之

與而自已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

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意論文下有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鳳卿曰汚汚下也仕士通証見荀子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折義進說而起人証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言子言其親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亡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
 進說而犯人之進說者此其一證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所以自處論文連出三喻恐排比難看故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禮注故謂疾也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進說而遇所愛之上此

有恐見

其一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自作一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又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曰嗟乎寡人

新刊韓非子解話

史記本傳

五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

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入主之得諱入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廚蒙

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知明迎合之難為二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

結之難為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為喻嬰麟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

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

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李斯曰此韓非之所恨坊註紕繆相沿誤人不得指出正之

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韓不用迺遣非使

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李斯應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詐術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論

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公孫弘晁錯輩皆崇申韓之學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脫數語目矐照映太史公曰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論文四論三脚以老子為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韓非子意足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

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參定說難 六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
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
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
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亡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凶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
所不能為也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
以為為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權論其所愛則以為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為營亡徑省其辭則以為為不智而屈之汎濫
博文則以為為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
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音解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其心有高
而實不能及則為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
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
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
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
必以大飾其無傷也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
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然後極聘智辨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庖
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庖虜而可以振世此
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
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亡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
築垣有盜其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
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參定說難 七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
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彌子母病人聞任夜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
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姚賈諂殺韓非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盡為之

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
史記注引
並知作

下君上恐
鹿其字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劉本舞姚賈辭

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

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

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

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

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姚賈諂殺韓非 八

管庸即
醜備不
字衍其
恐北誤

曾南豐本
非下有於
字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關龍逢紂聽讒而殺其忠臣比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為老婦所逐朝歌之廢屠不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
之雙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一無南陽
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
五卒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未而勝於城
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於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
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

李斯曲稱申韓之激論以媚秦二世固不足錄

史記

韓非非聖人辯

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出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却知漢魏推用韓子不如後世一槩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古今人表云孔鮒孔穿孫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
久歷遠遇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
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
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
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
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
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
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巳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
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
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
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
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矣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寧子曰楚

平王有士曰楚侯晉丘負密出亡之晉人用之是為城
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諺矣辨又曰晉平
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
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屈建屈
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
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
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
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
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入之誣何啻韓子以
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
數可指伯厚解證蓋有味此旨焉

斥韓子

淮南子秦族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
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商子有開塞篇申子之三符韓
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
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
可以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

賢難

王充論衡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王
歷駁古人雖賢聖不避然其許非下如此可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
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
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
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新刊韓非子解詁

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冤晁錯之斬一以

衛身何術之反也世有為比干正成之所為者有為蘇房箕

子之所為者臣道何倚一塗治亂雖殊今猶古也憂國魚思

略血發疽今之比干正成也獻晉不容辭職杜門今之蘇房

箕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若堂谿之規王充之

論亦是和泣之一端也不帝為世士發也故抱朴子云係贖

思驛其秘畧而司馬則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

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

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噫

抑老莊揚申韓

抱朴子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無能錯刑殺

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抃瓦裁無救朝饑者也

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

明二柄

抱朴子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天地尚有明主不能舍刑德以

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微而

非懦弱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檢吝所

能辨也項羽印頑失衆心

韓子解詁卷二十一終

新刊韓子解詁後叙

予家以勳將之曹。穀於雄藩者於茲二百年矣。箕裘槍劍枕藉鈴鞞。克存乃祖家風。然未嘗有展百里之才。立一篇之言。以聞于世者。何則。國家襲鍵橐之後。沿綿叢之治。專尚武斷。不遑粉澤。邦猷其士大夫。馳馬試劍之業。是講鼓進金退之津。是習人。皆謂仕家大乘。無有過此者。以其餘力而誦讀經史者。字鉤句鉅。不能悉通其大義。鳳也。燥髮略涉史傳。旁繡家乘。自謂家祖遠州。若重久。平內府之正曹。伏見城之

世主生于永天之際。歷事足利織田豐臣三家。枕戈衽革。櫛風浴雨。攻城野戰之功。不為不多。斬將六人。見續本朝通鑑。謂斬二階堂駿河守。州中村城主梶原十右衛門入道。和泉家。原城主寺町仙助。松永久秀隊將。芳賀某。二十二戰事。獲甲首十六級。以並武知名乎天下。文祿四年。關白秀次罹禍。君亦失位。仙臺庶政。宋官津及藤孝。清洲庶正。則並辟不就。明年。應藩聘。秩五千五百石。逆板大暉寺城。奉使前鋒。摩壘賣勇。銳九貫。服自若。復命。家臣戀塚某。作稱左衛門。逆大坂之役。野原某。稱勅。兵衛。皆殊死戰。獲首

級。以功為大暉寺城守將。鎮加越。分界慶長中。君告老。仲子重次。稱和泉。兵衛。襲職。父子相繼守城者十餘年。大坂之役。以宿將從在中軍。預參謀畧。重次兄弟率私徒。領先鋒。雪夜攻真田丸。先衆傳墨炮矢如雨。徽幟心。北陸之兵無出其右者。仙臺庶政。宗安。濃津庶高。市皆馳使。搗問。明年。軍再興。君留守城。重次兄弟復領冠軍。昊天奮戰。岡山挺身搏。追擊突騎。大野主馬。御宿。越前。鋒先。數百步。陷。銳得雋。所向無前。遂排捷拔。自岡山至千貫。檣下。從臣轉戰。獲甲首十五級。

大坂始平重次沙汰農政掌獄刑獄統平副
旨尋至參政奉教修大坂城寬永六年

臨藩邸召見重次賜御衣六領白銀數
十枚天語及大坂之閭閻衆皆榮之八年申錄
功重次累秩至萬石附子重以記外三千石私
徒立殊功者有賞入勳籍於是乎一門之勇畧
著天下當時言大坂之功者四方未取證慶安
以來遇家不造余為遠州嫡胤命微祚薄雖不
能與先大夫之績豈徒局之章句作金華殿語

者哉然治亂異時文武互用假令用捨在人行
藏則我未必有展百里之才獨立一篇之言以
顯家祖之名此張於橫草之功何必假旁人之
力哉時童子何知直飲家祖之英風誦先修之
成言耳矣豈遽克至此焉哉幸逢遇泰運吾

藩太公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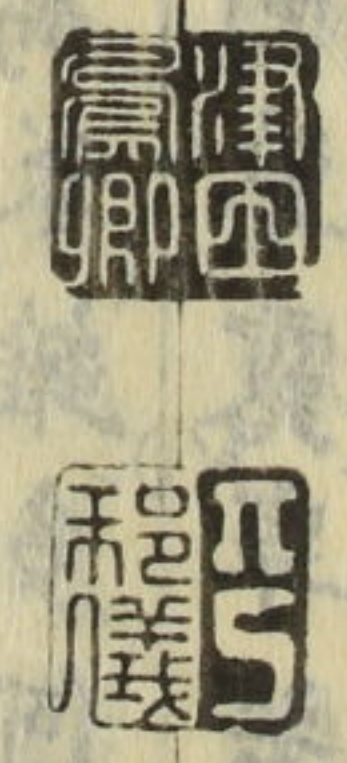
先朝遺旨徵士初覺創教化之基疏濬之源
屢臨文武二學勸課百僚治教休明十室之邑
皆知挾策鳳章及獲橫經乎泮水上
今公撫封鼎新學政鳳以遊倅承乏助教無幾

言事免職旬日復召校書閣中尋提舉選史局
假以尊經閣權監縱觀祕書頗如劉子政庶
累朝之熙化知講鄒魯之業加以父祖之庭訓
而不墮其傳習略領四子六經之大義旁羅九
流百家之要言至皇國典故則雖天茂金匱
之祕希不偶目緒言啓之稿盈縹緗伏惟謏劣
如鳳也才不及庸人實累百千之勤夙齡獲至
此者無一不賴
三朝之鴻澤同文之弘化報國之心日切
一日夙夜念茲百身不及然無建議立言有效

於國若秋毫之末讀書萬卷雖多何為深以愧
先修矣與悵憤不言死同草露寧若履古人以
託吾志為哉顧韓子之為書卑虛名貴實用務
兵農擡蠹竭排抵蹶警時君未見覈核如
斯其切者也柔主聞此知自警懦主見之有立
志矣何況並主乎是故孔明寫此勸之蜀主李
先以此主說魏祖蘇綽述要周文前席遂良論
儉太宗引記自古明王賢相用是都吁乎一堂
以通時務以助世法權畧智調寬猛相濟者亦
何限焉世亦有以斯書為宰虜以獲進前可以

得至。既帝王治化之典。則革野之勳。亦可復許。乃一得之言。不可謂無補。聖朝何啻國為身。裁竊取舊稿。以補綴之。聊續古之人。編摩已成。刻之家塾。獻之公所。布之普率。者希寰中人。牧幸讀解。詰以領大義。得通時務。以保黔黎。可知金澤之餘波。覃及海之內外也。此生也。實不與草露同朽矣。果然則吾先人亦与有力矣。加賀藩左親衛騎隊津田鳳卿邦儀父謨。

江戶日本橋通壹丁目
同 貳丁目
同 馬喰町貳丁目
京都三条通柳馬場角
備州岡山紙屋町
播州姫路米田町
攝州兵庫鹽屋町
勢州赤名魚棚
濃州大垣本町
紀州若山新通
同 駿河町
同 昇平河岸
大阪心齋橋通南一丁目



諸國發行書肆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森屋治兵衛
堺屋仁兵衛
中嶋屋益太郎
灰屋輔治
中屋與兵衛
糶屋傳四郎
茶屋源藏
帶屋伊兵衛
阪本屋喜一郎
同 大市兵衛
秋田屋市兵衛板

